

電影劇本叢書

偉大的心

愛倫堡 柯靜采夫著



藝術出版社

2022

电影剧本丛书

电影艺术翻译社编

偉 大 的 心

И·爱倫堡 Г·柯靜采夫著

尤 敬 譯

筱 關 校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偉大的心

И. 愛倫堡 著
Г. 柯羅采夫

尤敬譯

筱關校

電影藝術出版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55千

開本 317×437 1/32 印張 3 3/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印刷

印數 0091—7000

定價(7) 0.30元

И. ЭРЕНБУРГ Г. КОЗИНЦЕВ

БОЛЬШОЕ СЕРДЦЕ

譯自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53 №1.

內 容 說 明

这是愛倫堡和柯靜采夫最近完成的一个电影剧本。剧本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紅軍解放了法西斯奴役下的各國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勝利結束了。但是，華尔街的战争販子們却認為新的战争才剛剛開始。他們仇視人們的和平生活和勞動，仇視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堡壘苏联，竟決心繼承希特勒的衣鉢，妄想發動新的战争。曾親手把人們从納粹集中營裏解放出來的苏联工程師米納也夫，在战後的美國却在共產主义“威脅”的無耻謠言之下被誣陷在獄裏了。米納也夫在战争販子們面前表現了苏联公民的尊嚴和英雄气概。他勝利地回到苏維埃祖國，轉赴朝鮮，帮助朝鮮人民建設工廠。華尔街一手製造的侵略战争爆發了。美帝國主义者窮兇極惡地屠殺着朝鮮的和平居民，而苏联工程師米納也夫則在烈焰之中搶救着朝鮮的小孩。受到战争販子欺騙的人們清醒過來了，保衛和平的鬥爭把人們鍛鍊得堅強了，和平的力量空前壯大了。剧本形象地說明：战争販子們的卑劣事業一定破產，和平一定在全世界勝利。

統一書號：10022·53

定 价：0·30 元

人 物 表

米納也夫·德米特里·阿歷克謝也維奇（愛稱米金卡）——在序幕中是大尉、部隊的指揮官，後來是莫斯科某機器製造廠的工程師。三十歲左右。

米納也娃·瑪麗亞·米哈依洛芙娜——米納也夫的母親。七十歲左右。

奧利嘉·劉比莫娃（愛稱奧利亞）——在序幕中是通訊員，後來是師範學院的大學生，莫斯科某一學校的女教師。

達尼列夫斯基·伊凡·謝爾蓋也維奇——蘇聯駐美大使館參贊。

雪偉列夫——商務代表處工作人員。

諾維柯夫·謝爾蓋依·彼得羅維奇——機器製造廠黨委書記。五十歲左右。

托洛費莫夫——青年工程師。

卡嘉——在序幕中是通訊員，後來是機器製造學院的大學生。

瑪莎——師範學院的大學生，奧利嘉的女友。

彼加——某中學一年級的學生。

吉姆·麥克霍恩——美軍中尉，後是紐約某一服裝店的掌櫃。

蓓蒂·麥克霍恩——麥克霍恩的妻子。

司麥勒斯——在麥克霍恩店中工作的裁縫。

米克萊依教授——著名的人類學家。六十歲左右。

哈利·傑克遜——黑人，司機。

珍妮——混血兒，哈利的未婚妻。

羅勃慈上校——在序幕中是美軍總部的軍官，後來成為五角大樓諜報機關負責人之一。他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起着幕後的、但很重要的作用。五十歲左右。

伊莉莎白——羅勃慈的妻子。

湯伯遜將軍——羅勃慈的上司。

少校——羅勃慈上校的私人秘書。

渥賴爾上尉——諜報員，在朝鮮戰爭時是少校。

恩特司——美國軍團^①領導人之一。

杜勃勒特——美國軍團的打手，特務。

比爾·柯斯特尔——新聞記者，是個對一切事物都厭倦了的人。

挪特——參議員，大資本家。

法官

檢察長

喬——美軍少尉。

李娥英——年輕的朝鮮婦女，通訊員。

到莫斯科來的朝鮮代表團團長。

雷蒙——法國作家和新聞記者。四十五歲左右。

瑪麗——雷蒙的女兒。

求拉——工人，共產黨員，熱情的南方人。三十歲左右。

① 美國軍團是美國一個極端反動的法西斯組織。——譯者

序 幕

这是战争的最後的日子裏。

苏联紅軍打開了集中营的大門，向院子裏衝了進去。通过倒塌的圍牆可以看見沿着街道駛过的坦克、自動大砲和載着步兵的大卡車。

鎖飛掉了，門門打落了，木板房的門全部打開了。受尽折磨的人們，身上穿着帶条紋的囚犯衣服，喊叫着奔向解放者們。幾百个注定死亡的人們感謝着拯救他們的战士，他們緊握着战士們的手，向战士們致謝、擁抱。那些被囚禁的人們流着激動的眼淚，用各种不同的語言欢呼着：

“我們是从華沙來的……万歲，俄罗斯！……”
“我是法國人……那是捷克人。嗚啦！……万歲，斯大林格勒！……”“万歲，苏联紅軍！……”“万歲，斯大林！……”^①

① 这些欢呼声中都夾雜着外來語。——譯者

女通訊員奧利嘉·劉比莫娃，一個年輕的、完全像個小女孩的姑娘，走到指揮官米納也夫大尉的面前。

“大尉同志，請允許我報告……通訊聯絡已經建立起來了，”她在嘈雜聲、喧嚷聲和汽車行駛聲中報告着。“上校叫我轉告你：美軍指揮部的代表馬上就要到達，他們是來談判怎樣讓從那些集中營裏解放出來的人能夠通行的事情的。”

“好，”米納也夫回答，看了看這位姑娘激動的脸說。“是啊，看到那些被弄成這個樣子的人，真叫人可怕。”

戰士們從木板房裏把那些已經不能走動的被囚禁的人們抬出來。

“太慘了！……”奧利嘉說。

“現在可結束了……奧利嘉，您懂得這些意味着什麼嗎？”

“卡嘉坐在無線電旁邊……”奧利嘉用激動的聲音回答。“正在等待着禮砲。”

“您什麼時候離開這兒？”

“明天一大早……”

被解放了的人們把米納也夫包圍起來。

巴黎一工人求拉擁抱着大尉。

“同志，我是法國人，我叫求拉，是雷諾工廠的，”

我是共產黨員……”

“我虽不是共產黨員，但請允許我也擁抱您，”一个已經不很年輕的、行動不便的人对米納也夫說。在他的鬢角上凝結着血疤。看样子連說話都感到困难。他向苏联軍官伸出了双手。“知道了關於斯大林格勒的消息的時候，我們大家的精神都立刻振作起來了……”

他說不下去了。

“这是著名的作家雷蒙。我們从來沒有想到，他也参加了‘抗敵軍’，”求拉說。

雷蒙搖搖欲墜，求拉和米納也夫攙扶着他。

“西尼青，”米納也夫叫道。“快叫護士來，快一點，”他解開皮帶上的軍用水壺，放到雷蒙的嘴唇边。“喝一點吧。”

雷蒙喝了一口，慢慢地睜開眼睛。

“現在一切都好了……可惜的是，他逃掉了，沒有看到这个……”

“誰？”米納也夫問。

“集中营的头子。德國党衛軍的衝擊隊員。”

“雷蒙直衝着他的臉喊道：‘你們一定滅亡！’”求拉激動地叙述着。“那个傢伙用拳头，用橡木棒打他，可是雷蒙却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还微笑着。”

“他对我一點办法也沒有……我當時很清楚，只要我在思想，我就是活着。”

“可恨的是他还活着，”米納也夫回答。“可是他未必会思想。這一點笛卡兒^①沒有預見到。”

一个年輕愉快的士兵，跑到米納也夫跟前。

“大尉同志，請允許我報告，美軍指揮部的代表們到了。”

米納也夫沿着集中營走去。法國人在唱“馬賽曲”，歌声時時被波蘭的游擊隊歌、欢呼声、“烏拉”的喊声所打断。衛生營的汽車和行軍灶从大尉身旁駛过。

在德國一个地主家的裝着玻璃窗的走廊裏。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駛过去的汽車和來來往往的士兵——一支隊伍正在準備休息。

米納也夫和兩個美國軍官坐在桌旁。在他們面前放着軍用地圖，有關公務的談話已經結束。一个战士端上了伏特卡酒和小吃。

“請吧，”米納也夫請着他們。

“我非常高兴，能够这样順利地就把事情談妥了，”渥賴尔上尉說。

“不管怎麼樣，战争結束了，这就太好了，”一位瘦長个子，有着一副純樸面孔的中尉叫道。“吉姆·麥克霍恩虽然不是个哲学家，但誰要想愚弄他也是不行的。我

① 笛卡兒（1596—1650）是法國的哲學家。雷蒙引用了他的話：
我在思想，我就存在着。——譯者

敢說，可以做番事業的好時候就要來到了。”

當中尉講話的時候，米納也夫在每人的杯子裏斟滿了伏特卡酒，舉起了自己的杯子。

“為你們的健康！……”

“為我們的會見！”渥賴爾與他碰杯。

“為我們的會見！”麥克霍恩叫道。“您，一定是一個共產黨員，”由於喝下了伏特卡酒馬上就快活起來的麥克霍恩對米納也夫說。“但是，現在據我看來，您就跟我這樣的軍人一樣。我們和你們一同教訓了那些騙子們。聽說，你們那兒有一種特別的制度。但這對我吉姆·麥克霍恩又有什麼相干呢？在戰前我既賣雨衣給天主教徒，也賣雨衣給共產黨人。我坦白地告訴您吧，我甚至还賣給黑人呢……”

“為我們的會見！”渥賴爾上尉，聽到麥克霍恩的話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又重複了一句。

大家又碰起杯來。

“我很喜歡伏特卡酒！”麥克霍恩高興地叫着。“我吃过一次魚子。我本來就很喜歡俄國的東西。在紐約我看过‘安娜·卡列尼娜’的電影。這真是一部轟動一時的影片。他們坐着三匹馬拉的馬車到酒店裏去。然後，從馬上解下鈴來，把裝在鈴裏的伏特卡酒喝掉。”

“很遺憾，可惜我沒能給您準備好馬鈴，”米納也夫嘆息地說。“能否允許我再給你們斟一杯酒？”

“為我們的會見！”涅賴爾又舉起了杯子。

“為我們的會見！”米納也夫說道，並從容不迫地補充了一句：“說實在的，我在很早以前就等待着這次會見了，那还是在三年以前。不過，遲一點總比永遠會不着要好得多。”

麥克霍恩從內心流露出笑來。

“看起來您是個快活的人了。但有人告訴我們說，紅色份子是从來不笑的。”

“我很高興咱們能有這次相識的機會，”涅賴爾企圖掩飾自己的怒意。“但是很遺憾，我們應該走了。”

“我去檢查一下你們的汽車修好了沒有，”米納也夫說完，就走出了屋子。

有人在拉着手風琴，戰士們唱着、跳着，跟他們在一起尽情歡樂的還有吉普車司機黑人哈利·傑克遜。

“格羅施前柯，美國人的汽車怎麼樣了？”米納也夫問道。

“全都搞好了，大尉同志，”格羅施前柯笑着說。
“請允許我說一下，他們的駕駛員可真是個好人。咱們倆是朋友了，哈利，對嗎？”他對黑人說。

傑克遜高興地微笑着走近了米納也夫。

“大尉先生，瞧，這是他們送給我的，”他把一顆小紅星給米納也夫看。“他們說，在莫斯科有許多很大很大

的星星，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見……大尉先生，可以提一个問題嗎？……”

渥賴尔出現在門口的石階上，麥克霍恩緊跟着也出來了。傑克遜立刻沉默下來。

“你們的汽車已經準備好了，”米納也夫轉身对渥賴尔說。

“傑克遜，走吧！”渥賴尔命令道。同時又向俄國軍官举手敬禮。“謝謝您的殷勤招待。”

“一路平安！”

大家都走近了汽車。

“在我們司机当中有許多有色人种，”渥賴尔想獻獻殷勤。“大尉先生，您沒有因為我們同黑人一起來而見怪嗎？”

米納也夫看着美國人，然後抑制着自己平靜地回答：

“不，我一點也沒有見怪。”

他走近了坐在駕駛盤旁的哈利，向他伸出了手，親切地說：“一路平安，哈利！再見！……”

“走吧！”渥賴尔叫道。

“真有意思，他究竟想問我些什麼呢？”米納也夫目送着汽車，自言自語着。

即將起程的求拉走近了米納也夫。

“同志，我們就要走了，”他激動地說。“我們那夥人派我到這兒來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謝，”他擁抱了米納

也夫。“知道嗎？到巴黎來吧！到我家來做客吧。我有个家，有妻子和兩個兒子。大的已經十七歲了，也是‘抗敵軍’的，小的雷尼只有兩歲。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不，我一定能看見他們！”

“當然，您一定會看見他們的，”米納也夫充滿信心地說。

“一定來吧！露薏絲一定會請您吃燉肉的，她是一個燒菜能手。您知道嗎，俄國人到我這裏來，這有多大的意義啊。一定要喝它一瓶‘蒲尔谷涅’紅酒^①……”

“一定要喝它一瓶。”

“我還要說一句：你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永遠也忘不了……”他又把米納也夫擁抱起來。

“咱們的大尉是真棒……”女通訊員卡嘉向坐在電話機旁值班的奧利嘉說。

辦公室是在德國地主的一所住宅裏。那家留着長鬍鬚的祖先的照片從牆上取了下來，放在牆角落裏。房內放着行軍床。姑娘們坐在軍用電話機旁，電話機擱在笨重的橡樹桌上。

“我會永遠記得他，”卡嘉繼續說。“就是他的嘴啊，真要命！不論他說些什麼，總讓你鬧不清：他是一本正經呢，還是在開玩笑。他從來沒跟你開過玩笑嗎？……”

① 法國紅酒。是法國蒲尔谷涅省的產品。——譯者

奧利嘉默不作聲。

“噢，要開你的玩笑也並不困難，”卡嘉笑着說。
“真要命……”

“等一等，”奧利嘉說。“我來檢查一下能聞度……”

她拿起電話筒。米納也夫從房間裏走過去。

“特維納，特維納，我是羅齊卡……”奧利嘉重複地說着。“能聞度很好。好吧，小卡金卡^①，咱們就要分手了。一清早我就要離開這兒，也許，不會再看到你了。”

“你不在這兒，我會感到多麼寂寞啊！”卡嘉叫道。

“這真要命！”

她們親吻着。奧利嘉再一次向接班的卡嘉點了一下頭，走出了房間，走過空空盪盪的大廳。

站在窗前的米納也夫聽到她的腳步聲轉過身來，指着從窗口可以望得見的一個建築物說：

“您看，他們在臨走前寫了些什麼？……”

奧利嘉走近了窗口。

在房子的牆上寫着：

光明——這就是死亡。

“他們就是這樣自欺欺人的……現在，他們完蛋了。您能想像嗎，現在已經到處是光明了！……”

奧利嘉和米納也夫站在空空的大廳的窗子旁邊。牆

① 卡嘉的愛稱。——譯者

上掛着野獸的角——德國地主的獵獲品。房間的一角被炸彈的彈片炸毀了，看得見天空；公園裏的樹木沙沙作響。

“什麼角色您沒有担任过呢，”米納也夫看了看奧利嘉，輕輕地說，“花邊、小燕子、菩提樹、針葉、玫瑰^①……靠近斯大林格勒的小山崗上，玫瑰呼喚過星星……但是，那兒並沒有玫瑰，只有枯草和砲彈……明天您會仍然成為奧利嘉。您要做些什麼呢？”

“先到謝爾普霍夫的家裏去一趟，然後就去學習。您呢，德米特里·阿歷克謝也維奇，一定要到妻子那兒去吧？”

“很想去……只是我沒有妻子。”

“怎麼，您以往對我說過很多次了……為什麼您總喜歡跟我開玩笑呢？……”

“您怎麼了！……我並沒有跟您開玩笑。我是要到我母親那兒去。我的母親是個很好的人。她來信總是說：‘真想自己也來打那些法西斯匪徒……’喔，咱們就要分手了，跟您在一起走過了多少地方——從小山崗起！還記得薩魯賓嗎？”

“他是在小山崗上打死的。馬格拉捷是犧牲在庫爾斯克附近的……”

① 此處指奧利嘉當通訊員時所用的各種呼號。——譯者